

大 宋 艳 后

(第三部)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艳后(第三部)/赵国兴 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1

ISBN 7-5354-3341-3

I .大… II .赵… III . IV .I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号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开本:1/16

定价:98.00 元



内容简介

《帘卷西风》是《大宋艳后》的第三部。

刘娥正位中宫不久，真宗皇帝便因健康原因不胜朝政。此时，原宰相王旦辞世，新任宰相寇准异心，大太监周怀政暗搞宫廷政变，奸王赵元俨欲用蛊术暗害皇太子赵祯，佞臣丁谓亦野心勃勃，极欲倒寇独揽朝纲。在一系列错综复杂、尖锐剧烈的斗争面前，刘娥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在忠臣陈尧叟、张耒、杨崇勋等人的配合下，一一揭穿了这一大帮“西风”人物的阴谋诡计，化解了矛盾，取得了完胜。不久，卧床多年的真宗皇帝终于乾兴元年驾崩，刘娥遵遗诏垂帘听政。此等由幕后预政到台前摄政的变化，更将刘太后刘娥推到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在她垂帘听政期间，她更成了明枪暗箭追逐的目标——佞相丁谓，欲架空她独霸朝政；阉臣与宰臣狼狈为奸，阴谋私移皇陵；权臣曹利用，公然轻慢于皇太后；奸王赵元俨，更是肆无忌惮地与青城山白眉道长勾结，阴谋毒杀皇太后，行刺少年皇帝宋仁宗。但在刘娥君臣的有力反击下，这些不论来自内部的反对派还是来自外部的叛逆势力的阴谋无一不烟消尘灭，以失败而告终。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此雨过天晴、万象复苏的大好形势下，以方仲弓、程琳为代表的一帮势利小人，欲鼓动刘娥立“七庙”、“效武后”。刘娥自己亦私欲膨胀，从内心深处产生了称帝做女皇的想法。但在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一批诤臣的劝谏下，最终她还是放弃了称帝的念头，转而热心于吏治改革、教育和文化事业，起用了一大批青年俊才，为大宋的教育发展与文化振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娥65岁时因病逝世。被软禁的荆王赵元俨又掀波澜，向宋仁宗诬告了刘娥借腹生子、迫害其生母致死之事。宋仁宗开棺验母尸，夜访皇太妃，终于查明真相，颁诏天下，依旧奉行其养母刘娥生前所制定的国策，四海宴然。此书一波三折，故事煞是好看，足令读者一饱眼福。

目 录

第一回	王子明遗悔天书事	刘皇后追念澶渊功	(1)
第二回	进诤言张咏趋永兴	奉天书寇准主中书	(8)
第三回	思旧怨宰臣误国	念今惠太后遗嘱主	(18)
第四回	立太子刘后行大计	对辅臣真宗授重柄	(25)
第五回	闻梦吃阉臣遽奔宰相府	信谗言平仲潜入帝王宫	(35)
第六回	杨大年秉烛草表章	寇宰相披酒泄天机	(42)
第七回	丁谓之夜访枢密府	刘懿仙晓巡太子宫	(50)
第八回	刘皇后怒斥监国表	真宗帝痛颁罢相诏	(59)
第九回	周怀政宣旨宰相府	寇平仲醒酒揽月亭	(68)
第十回	察秋毫皇后调内臣	图新变亲王助阉贼	(75)
第十一回	会仙舫叛逆颁将令	参政府丁谓着姬衣	(82)
第十二回	正阳宫刘后闻密报	拱宸楼张耆擒阉凶	(90)
第十三回	泄私愤奸臣陷恩师	秉公义刘娥释宿敌	(98)
第十四回	贬王曙佞臣陷耿介	惑用和好王扮宫人	(107)
第十五回	害太子元俨用蛊术	用新锐王吕秉大政	(117)
第十六回	丁宰辅示威给昔友	荆王爷质疑责大仙	(127)
第十七回	草仪制王曾驳宰相	排异己奸相赚骄臣	(135)
第十八回	曹利用胆大藐太后	雷允恭妄为诈幼主	(146)
第十九回	鉴前车太后诫近侍	移皇陵内阉结佞臣	(156)
第二十回	暴丑行大太监伏诛	裸祸心丁谓之遭贬	(164)
第二十一回	睹蒸羊恶人良心现	束犀带名臣大限至	(172)
第二十二回	葬大行法众竞超度	革时弊僧道赐还俗	(179)
第二十三回	遭劫难一澄告御状	绝私情太后慰恩人	(189)
第二十四回	杜奸雄曹利用遭贬	荐精英晏同叔返京	(199)
第二十五回	承明殿范仲淹言政	襄阳驿曹枢密投缳	(209)
第二十六回	宝慈殿姊妹议家事	含芳园顺容诉衷情	(218)

第二十七回	布罗网太后除隐患	行监控崇勋遁道姑·····	(226)
第二十八回	露马迹卞总管自尽	稟机宜杨宝臣进宫·····	(233)
第二十九回	泛画舫姊妹怀异议	窥宫禁清宁藏祸心·····	(242)
第三十回	会庆殿皇太后罢宴	御厨房伍庖厨害主·····	(250)
第三十一回	择皇后姐姐驳妹意	探雪娟太妃违姐心·····	(259)
第三十二回	晤皇儿顺容贺婚典	刺国君道姑现真身·····	(267)
第三十三回	睹鸳鸯刘娥律自身	望流囚元俨走惊魂·····	(274)
第三十四回	方仲弓媚言立七庙	王孝先忤意出青州·····	(286)
第三十五回	程天球首献临朝图	宋天子初露国君威·····	(296)
第三十六回	杨紫嫣刍议临朝事	忠直臣坦陈劝进疏·····	(303)
第三十七回	范仲淹厉言激太后	皇太后焚疏傲媚臣·····	(311)
第三十八回	范仲淹衔命判河中	陈尧叟奉旨访京郊·····	(321)
第三十九回	七才子屈尊访晚辈	张择端感献上河图·····	(328)
第四十回	封宸妃李燕如辞世	报知遇吕夷简治丧·····	(338)
第四十一回	品芳茗故友忆故事	收权柄新人任新职·····	(344)
第四十二回	御紫宸仁宗赐金杖	享太庙太后服袞冕·····	(352)
第四十三回	范仲淹河中转捷报	刘太后病榻荐谏臣·····	(358)
第四十四回	加尊号尚思人间贵	处弥留方悟冥府礼·····	(365)
第四十五回	议治丧仁宗哭明堂	破禁锢元俨闹金阙·····	(372)
第四十六回	范仲淹上疏全清誉	宋天子执紼留孝名·····	(378)

第一回 王子明遗悔天书事 刘皇后追念澶渊功

北宋天禧元年九月巳酉，宰相王旦卒，享年六十一岁。

王旦，表字子明，逝世前，久病坚求罢相。一日真宗在滋福殿召见他，左右侍从掖扶而至。真宗睹其瘦瘁，惘然说道：“朕方欲将大事托卿，而卿竟疾如此，奈何？”言毕，乃向内召皇子受益出拜王旦。王旦一见惶恐走避。幼年的受益正不知如何是好，皇后刘娥示意皇子追而拜之。感动得王旦老泪纵横，说道：“皇子盛德，必为临朝事。今微臣荐干臣若干，以备临朝之日受用。”言毕，王旦屈指连荐十余人。

王旦为相，遵守法度，多重改作；其论奏言简理顺，其用人不慕虚誉。居家宾客满座，必察其可信及素知名者，别召与语，询访四方利病，然后秘籍其名以荐，使升迁者未尝知之。

王旦卒前数日，真宗驾幸其第。真宗亲手和药以赐之，复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坚拒不允，气喘喘奏道：“臣旦已惧多藏，况无所用。圣主既赐，但求施舍贫弱，以息臣下昔日之咎怏也！”

真宗见王旦情真意切，只好恩准他的奏请。

王旦一生清淡寡欲，所居甚陋。真宗欲赐他院宅。王旦以有先人旧庐为名恳辞。皇上每有所赐，他便指着所赐之物慨叹道：“生民膏血，安敢用多！”王旦平时所服简素，家人服饰稍过，他则瞑目不视。直至家人更换其衣。有售玉带者，子弟以为佳。便将玉带拿了呈于王旦过目。王旦命子弟系之，然后问：“还佳否？”子弟回曰：“今系之于腰，安得自见？”王旦乃笑道：“自负重系之，却让旁观者称好，岂不是劳而无获？所以，汝还是速速退还了为好！”子弟虽现不悦，还是乖乖地将玉带退还给了售玉带之人。

王旦一生未置田宅。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购些田宅，他答道：“子孙当念自立，何必置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王旦哥哥的儿子王睦，曾向王旦求举进士。王旦则对哥哥讲：“我曾以太盛为惧，岂可复与寒士争进？”

王旦为相期间，真宗皇帝奉天书东封西祀，南祭亳州老子于上清观，致使国内修宫殿建庙宇之风愈演愈烈。王旦对此懊悔不已，临终语其子王素道：“我别



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而敛之。”

为此遗嘱，他的儿子犯难不已。奉嘱，则亲朋以为不可；不奉嘱，则怕落不孝之名。无奈之下，其子往问杨亿。由杨亿强自做主，王旦才免于死后削发为僧。

王旦立遗嘱之事，很快就传进了刘皇后的耳朵。刘娥初感震惊，心想：大中祥符年间，王旦作为宰臣，一直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南祭亳州的积极拥戴者。王旦虽不似王钦若乃天书的发现者，却亦同王钦若、丁谓一样为宏扬天书可谓乐此不疲矣；而今天，王旦却在遗嘱里说，他此生惟一的亦是最大的一个过失是没有谏止天书一事，莫非王旦当初拥戴天书的一切行动均是违心的？由此，刘娥联想到当初的张耆、孙奭、张咏诸臣的上疏，这些朝臣为谏阻皇上奉天书东封西祀，其奏言之激烈，可谓触目惊心。张咏在奏疏中道：“贼臣王钦若、丁谓诬惑陛下，致使皇上奉天书东封西祀，造宫观，修庙宇，竭天下之财，耗生民之膏血，可谓罪大恶极也！臣咏乞斩王钦若、丁谓之头置于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之头置于王钦若、丁谓之门，以谢王钦若与丁谓！”

孙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祀亳州上清观。外议籍籍，以为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邪？明皇祸败之迹，非独臣能知之，能言不言者，此怀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因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虽有罪己之言，觉悟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悟，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

张耆亦上疏曰：“天且无言，安得有书？朝臣多知王钦若、丁谓造伪，陛下却难知耳。臣乞斩王氏、丁氏之颅，以谢天下。”

.....

当时，真宗看了这些反对派朝臣的上疏，十分震怒，欲加治罪。刘娥便为他们求情说：“张咏为耿介之臣，有助于朝廷，有恩于陛下。今敢于直言上疏，所恃者，无私也。因无私而获罪，圣明之君不为。张耆、孙奭，皆藩邸旧臣，耆侍驾二十余年，奭曾为陛下恩师。二者所言出自肺腑，对否亦是出自公心，陛下何必为此伤神？搁置不问亦就是了。”

那时，刘娥为张咏、孙奭、张耆他们求情，所遵循的是“忠言无罪”原则，并不想深究所奏之事的真伪。现在看来，当时王旦作为宰相尚属违心地迎合君心，那么张咏、孙奭、张耆他们这些不愿随波逐流者，莫非当时就看出了天书的破绽？……思念至此，她便传出一道懿旨，宣张耆进了正阳宫。

张耆作为臣子，奉懿旨来见一国之母，自然要行君臣大礼。刘娥作为皇后，自然要摆出皇后的尊严，端起皇后的架势，正襟危坐。但在宫女献茶之后，情形就变了——当刘娥将侍于左右的宫女、太监一古脑儿地支出去，正殿之内就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称谓和心情便随之发生了变化。

“张兄一向可好？”刘娥率先起身揖问。

张耆抱拳笑笑：“托皇上、皇后洪福，诸事顺心如意。”

“哦！”刘娥故作惊讶状，“我请兄台进宫，并非要听汝违心之言。”

张耆端起香茗品尝一口：“甬说对娘娘您，即使面对皇上，我张耆一向无意违心。”

“果真如此？”

“我想是这样！”

“可张兄忘记了您当初上呈的奏言：‘天且无言，安得有书？’您道大中祥符元年的天书是王钦若伪造的，乞请皇上将王钦若、丁谓斩首。当时，皇上并没有准张兄之奏，难道张兄对此亦满意？”

“原来皇后是为这件事……”

“请兄台再莫用‘皇后’称谓了！”刘娥正色打断张耆的话道，“若论私谊，您是兄长，我是令妹；若从雅君——赵郡主那里排辈分，张兄则该称谓我为皇嫂。”

张耆嘻嘻哈哈一串笑声，边摇首边放下茶碗道：“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当今皇上固然可将雅君认作御妹，但雅君却断然不敢视皇上为皇兄。况且，即使他们情同手足，我张耆亦从未将自己认作郡马爷。因此，皇嫂之称，自是无从谈起了。”

刘娥怡然一乐：“不称皇嫂并非不可，但今后断不可将皇后、国母挂在嘴边了。我们早有定约：在人前，示以国礼，以君臣相称；在人后以兄妹相待。若‘妹’字不好出口，就叫我懿仙如何？”

张耆赞同地点点头：“那就书归正传好了。今日懿仙请愚兄进宫，该不是就为了这称谓吧？”

刘娥闻问，就把王旦的临终遗言对张耆讲了。孰料张耆听后竟是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悻悻说道：“他早该如此。若在十年之前他做这等忏悔，也许今日之天下，就不会寺观林立，释道泛滥了。”

刘娥心头格登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亦顿时逝去。她若有所思地怔神儿问：“真的如此严重？”

张耆愤懑地斜了刘娥一眼：“汝若到各州府走走看看，就知为兄之言，并非夸张了！十年前，王旦作为宰相，明知王钦若伪造天书，王钦若、丁谓蛊惑圣聪，却闭口不谏天书事。相反，他还迎合圣心，同王钦若、丁谓同流合污，十分卖力地鼓吹炒作所谓的天书——不论皇上东封泰山、西祀汾阴，还是南祭亳州的上清观，他都作为皇上的大礼使，可谓是竭尽心智，风光无限矣！正是由于王旦等诸多大臣的鼓噪炒作，使皇上真的相信了所谓的天书，且自此而始，造宫观修庙宇十年不止，僧道之徒日众一日，时至今日，释道之人已占国民的十之三四，



岂不可畏？在这等情势下，王旦才心灵发现，忏悔自己不谏天书之过。”说到这里，张耆摇摇头，“实属晚甚矣！”

刘娥没再多问什么，便送张耆出宫去了。但张耆留给她的却是深深的内疚和重重的自悔。她愈思愈想心里越觉沉重，越觉得自己作为皇帝内助的严重失职。尽管张耆将伪天书带来的灾难与罪孽统统都安在了王钦若、丁谓、王旦身上，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张耆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对当今皇上没意见，只不过是皇权神圣，他不敢冒犯就是了。皇上有过失，皇后自然难脱干系，何况像她这样在皇帝面前一言九鼎的皇后？尤其使她感到严重不安的，是皇上至今还对天书那样笃信，那样虔诚，那样痴迷，此情形对于纠正过去十年的失误将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阻挡着朝中那些有志于革弊图新者的步伐。她还记得当年真宗御览张咏、孙奭、张耆等人上疏时的情景，若不是她苦口婆心地反复从旁求情，张咏他们即使不被流放边鄙，怕亦是难保乌纱了。

她是最能读懂真宗这本大书的人。近两年来由于疾病缠身，真宗皇帝对伪天书的笃信和对释道的膜拜，几乎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太医院是国内杏林高手聚集的所在，但真宗不止一次地拒绝服用太医院开的方剂，而对道释岩穴高士所谓的灵丹妙药却食之不厌。他常年于正殿之中设黄箓道场，每逢祭期他便命人用肩舆抬着，甚至命太监用背梁驮着，仍要坚持去道场长跪祭拜，而且一跪就是一两个时辰，直到难以支撑，一摊泥似的瘫倒在地……在这等情形之下，她若断言说他笃信了十年的天书是伪造的，造宫观修庙宇是劳民伤财，不论她能否说服皇上，亦不管皇上信与不信，所得到的结果，对皇上而言都将是残酷的，甚至是惨不忍睹的。设若真宗不信她言，就会继续执迷不悟，仍然笃信天书与释道，凭真宗偏执的个性，很可能从此视她为异己，从而导至伴随皇上对她半生的宠信付诸东流；倘若真宗皇帝信她奏言，从此大梦骤醒，那么情形就会更糟——真宗定会因此强烈刺激而伤神疾甚，自此一蹶不振，甚至，病入膏肓。若果真如是，她岂不成了置天子于死地的历史罪人？……思念至此，她不由出了一身的冷汗。其思绪一跃，由皇帝想到了宰相。如果说十年前的王旦能像张耆、张咏一样忠心赤胆地上疏皇帝，揭发天书之虚伪，谏止皇帝的东封西祀，也许当初的皇帝就不会如此这般的执迷不悟了。可见，宰相对于一国之君，对于一个国家，将是何等的重要。于是，她由王旦的辞世想到了亟待择选的新宰相——缘何不能择一不信天书、不迷信道的新宰相执掌朝廷枢务，辅佐皇帝将军国重事导致坦途呢？于是，她翻开了王旦所荐的可做宰相的人名单，对照名单，她回首朝廷十年的风云变化，发现在十余人的名单中，多为东封西祀的拥戴者，只有寇准一人，对天书对皇上的东封西祀，态度暧昧。现在回首审视，寇准虽不公然揭露天书之伪、东封西祀之谬误，但就十余年的言行判断，寇准当是东封西祀的反对派。故此，她首先将遴选新宰相的眼光瞄准了寇准。

“寇准若何？”她随后召来贴心近臣陈尧叟问。

陈尧叟揣透了她的心思，不无惊讶地望着她，久怔无语。

“汝是不是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她见陈尧叟一副愣愣状，又问。

“不！”陈尧叟终于言道，“我惊讶皇后的胸怀与胆识！”

“哦？”她惊愕道。

“当年前两次册后失败，皆为寇准从中作梗。今娘娘不计前嫌，在众多贤能臣僚中，您居然最先择选了寇准，这……不能不令人惊讶！”

“那是因为陈兄只识其一，未识其二。”她解释说，“换言之，您只看到了寇准对我本人的攻击甚至污辱，却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寇准对皇上、对大宋天朝的丰功殊勋。”

“唐夫还不至于愚蠢至此！”陈尧叟摇摇头，从容笑道，“在臣看来，娘娘作此抉择，不仅念想着寇准的澶渊之功，似乎还另有深虑？”

“喔！”她心头一震，惊讶地盯着陈尧叟，“愿洗耳恭听陈兄高见！”

陈尧叟笑咪咪地摇摇脑壳：“其实，娘娘早把信息透给了张耒。张耒昨晚到我府上宴饮时，向我详述了娘娘召见时的情形。”

“原来如此。”刘娥顿悟说，“看来陈兄的脑袋就像一层窗户纸，一点就透啊！”

陈尧叟得到皇后赞扬，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端起茶杯饮一口，再次将目光投向刘娥时，眼神中已是充满了抑郁。

“有何不当么？”刘娥一瞥陈尧叟的眼神，立刻警觉起来，“我今日召陈兄进宫，就是欲听陈兄高见。况且，还只是一个想法，尚未面君陈奏。”

“我担心寇准再入中书，依然不会与娘娘合作。”说罢，陈尧叟避开了她的目光。

“何以见得？”刘娥见陈尧叟平视窗外久不再言，便追问道。

陈尧叟缓缓收回目光，又凝重地沉思一霎道：“寇准有澶渊之功，又一向视天书为佞臣诬术，娘娘不计前嫌，今欲择之为相，自在情理中。但以唐夫浅见：像寇准这样的老臣，对后宫预政，对娘娘之固有成见，不会因此有所改变，更不会感恩戴德听命于娘娘。故此，臣劝娘娘对此应当慎而又慎，三思而后决！”

陈尧叟之言使刘娥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许多。但这种低落似乎并没有阻止她再次起用寇准为相的信念——她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深思熟虑，终于在皇上的病榻前将自己的想法，禀告了真宗。

“卿欲再相寇准？”真宗闻言愕讶异常，就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般，歪着嘴巴斜瞪着二目问。他中风未愈，全身半瘫，歪嘴斜眼，艰于言语。

刘娥颌首道：“寇准居‘二府’四十余年，又知兵事，臣妾以为，当在首选之列。”



真宗频频摇首，口齿含混道：“不可！不可！朕康健之日，寇准尚且自以为是，时有违旨事发。对后宫预政，常怀愤愤。今朕有疾在身，久不临朝理政，国事多有皇后居中权断。今寇准若做了宰相，岂不变本加厉更自专之？”

刘娥摇首：“皇上之言固然在理。但臣妾以为，臣妾尚无正位中宫之时，大臣们对臣妾怀有偏见，甚至戒心，当在情理之中。可今非昔比了——今日臣妾已是堂堂正正的一国之母。寇准对一国之母的态度，必大异于前。”

真宗再次摇首道：“卿常念寇准的澶渊之功，朕能理解。朕作为一朝圣明天子，何尝不是这样想？朕对寇准此前的过失乃至罪孽的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已是朝廷对于功臣的宽宥与优渥。爱卿要朕不计前嫌则可，命其再相则不可。因为朕之今日，主要依靠两个人：内靠皇后，外靠宰相。如若宰相与卿不协，必置卿于孤立无援之地。因此朕对于择相尤为谨慎。尽管吕端、王旦两位故相都曾向朕力荐过寇准，朕对寇准仍是放心不下。朕非怀疑他的智识才干，而是担心他轻慢中宫而自专……”

“但臣妾曾闻：能者不驯，驯者不能也。在臣妾看来，用一个耿直敢谏不驯服的人才，要比用一个迎合听话懦弱软骨的蠢材要好得多。所以，臣妾还是希望召寇准进京先试一试！”

真宗还未置可否，就见周怀政进来跪于真宗榻前禀报：“启禀皇上，永兴军巡检使朱能遣使来奏：天书再降于终南山乾祐岭，乞请皇上遣使前往奉迎天书！”

真宗闻天书再降，登时精神一振挺直了腰杆，而刘娥闻听“天书”二字，就像吞下一只苍蝇，心里腻烦得直欲呕吐。她见真宗不辨真伪便高兴得二目流彩，生怕他糊里糊涂传下圣旨，遣使前往终南山，就赶紧插话说：“京城距终南山路途遥远，皇上若兴师动众遣使奉迎，多有不便。况且，皇上对朱能其人，并不甚了了，对天书之真伪，亦尚需勘验核实。所以，以臣妾之见，永兴军距终南山近在咫尺，皇上何不委派判永兴军寇准前往终南山勘察。若察天书是实，即可委命寇准为奉迎使，奉天书届时进京，若察天书有伪，即可命寇准就地查办朱能，以正国人视听。不知皇上以为若何？”

刘娥如是说，基于对寇准不信天书的判断。而且，她曾耳闻：朱能早在京师时便曾托神怪言国家休咎，臧否大臣。今朱能又言天书降，她甚疑朱能妖言惑众，迎合圣心，沽名钓誉。今遣寇准前往终南山，必能察个虚实，达到一箭三雕之目的——一、察天书之伪，令皇上幡然醒悟；二、就地正法朱能，震慑一批靠造天书献符瑞而谋升迁的朝臣；三、借以提高寇准的声望，以弥补此前寇准遭贬之阙失，进而为其再入中书任宰相铺平道路。

真宗皇帝不论对天书还是对符瑞，至今仍是笃信不疑。但他知道寇准一向不信天书，更知道少数耿介臣子如孙奭、张咏、张耆之流，十余年来一直都把天书符瑞视为佞臣的蛊惑，甚至将他东封西祀的虔诚举措看作是劳民伤财。为此，他

欲通过天书再降终南山这件事，令寇准等一批不信天书符瑞的冥顽朝臣受一次教化——汝寇准不是不信天书么？朕偏要遣汝前往勘实奉迎，看尔信与不信？于是，他恩准了刘娥的奏请，即刻宣翰林学士、知制诰钱惟演进宫，命其撰写了送达寇准的诏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驿传，当日即将圣旨送到了永兴军。在此诏书中，真宗虽没有授予寇准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但在刘娥看来，诏书一旦到得寇准手里，朱能便必死无疑。因为，凭寇准的性格，一旦查出天书有伪，诛杀朱能当在不言中。所以，自几名武功太监奉诏书驰出皇宫那一刻起，皇后刘娥便一直等待着寇准诛杀朱能的好消息。可是，月圆月缺，她最终等到的竟是：判永兴军寇准已奉天书出发，月内可达京师……这个消息不仅出人意料，还令人咋舌茫然。刘娥清楚记得张耒的奏言：“苍天无语，何为之书？”既然苍天难以为书，那么今日之寇准，却要奉迎天书进京了，岂非咄咄怪事？是真的有了天书呢？还是寇准与朱能同流合污了呢？此前，她信任寇准，亦同样信任孙奭、张咏与张耒。那么今天，当她所信任的双方的言行大相径庭之时，她又当相信谁呢？

“妙哉！妙哉！”正值刘娥满腹狐疑之际，病榻上的真宗皇帝高兴得像个孩童，手间摇荡着寇准呈上的奏疏，兴奋不已地道。

刘娥啼笑皆非。她知道皇上为何这般开心。因为，他的这种开心正是她的疑虑所在。但她还只能佯装不知，佯作莫名其妙地问：“皇上如此大悦，不知为了何事？”

真宗歪着嘴巴，居然笑出了眼泪。只见他的那只右手仍在空中舞动着寇准的奏折道：“卿且来看，这个寇老西终于信奉起天书来了。他上折于朕，将亲奉天书至京，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

刘娥听罢心里一阵儿酸楚，脸上的笑容却依然是甜甜的。原本只是口头传来的一个消息，如今寇准的亲笔奏疏已经呈上了皇上的御案。看来寇准奉迎天书进京已是铁定事实，这与她原指望寇准先诛杀朱能后奏天书之伪的设想，是何等的大相径庭啊！



第二回 进谏言张咏趋永兴 奉天书寇准主中书

寇准由一向不相信天书，到摇身一变做了皇上的钦差奉迎天书使，其间的巨大变化不仅刘皇后始料未及，就连同朝为官的满朝文武亦无一不为之震惊。尤其像张咏、孙奭这样一批耿介忠臣，对寇准的幡然倒向简直是难以理解。

其实，寇准于接真宗诏书之初，就认定终南山乾祐岭的所谓天书，纯属朱能之流的伪造。朱能何许人？寇准一清二楚。对于朱能贿赂收买大太监周怀政来他的永兴军做巡检使尤为深恶痛绝。所谓的巡检使，实则是皇帝派往各军的密探，其主要使命是监视各军长官的行动。寇准自然不甘受人监视，对朱能之流的小人得志，更是嗤之以鼻。因此，他对朱能发现的所谓天书，打骨子里就不相信。然而，就像平地刮起一阵狂风，皇帝在诏书中命他为钦差奉迎天书使的消息，迅疾地席卷了永兴军及其周边的州府。因此，他还没有前往终南山勘察，投机的政客们便络绎不绝地拥进了他的官衙。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从桑梓故里下邳赶来的一位友人，坦然且不失时机地对他道，“皇帝陛下历次钦封的奉迎天书使，都是当朝宰相兼任的。此次皇上命寇大人为钦差奉迎天书使，岂不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这位友人将话憋在肚里，没有挑明，但其意不言自明，寇准十分清楚它意味着什么。他自贬出京师以后，王旦为相十五年。十五年内天书屡降，真宗每次都命王旦为奉迎天书使。东封泰山，王旦奉天书为前导；西祀汾阴，王旦奉天书于驾前；南祭亳州上清观，又何尝不是以王旦为奉礼使？十几年来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模式——凡迎天书，凡奉天书封祀，仿佛只有宰相才有资格做此奉迎使或大礼使。

友人的话难免又勾起一桩寇准的心酸事——他对十几年前的贬黜外任，至今仍耿耿于怀；对其受株连而随之贬出京师的门生弟子以及亲朋故友们，他总觉得自己有亏欠，似乎该回报点什么？可他已不在相位，欲报不能，时日一久，便常怀愧疚之情。今闻友人之言，他似乎亦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今王旦新丧，宰相空位，他若肯奉天书进京，再入中书为相的可能性，可谓大矣。但他一想到奉迎天书进京，首先须勘察天书的伪实。而把朱能伪造的天

书奉为实有，他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他一咬牙一横心，索性打消了奉迎天书进京的念头。

终南山乾祐岭距永兴军仅百余里。寇准率数十骑赶到乾祐岭时，斜阳灿烂，正好照在所谓的天书上。此天书同大中祥符元年出现在承天门屋脊之南角的天书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十余年前的那面黄帛，是挂在承天门鸱吻之上的，而朱能所发现的天书，是挂在岭之悬崖处一棵白檀树枝上的——其帛长二丈许，緘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

寇准面崖眯目打望天书良久，并没有下令命人攀崖将天书取下来。此时朱能就在他身后跪着，虔诚得就像佛教徒面对佛祖。寇准回目扫了朱能一眼，问：“朱巡检使可备好了攀取天书的差人？”

朱能的身子明显地抖瑟了一下，赶紧否定道：“不不！下官手下无一可援此崖者！”

寇准不屑地笑笑：“天降天书于如此险绝处，凡人何以取之？”说罢，他向手下挥一挥手，数十匹坐骑，便旋风一般地驰离了乾祐岭。

然而，寇准还未回到军府，他行辕的会客厅里早已挤满了从周遭州县赶来的所谓弟子门生，他们闻知恩师又有了入中书做宰相的机会，便纷纷投到门下来了。当然，这些人当中亦确有受寇准株连而贬官者。他们均是未雨绸缪，权把寇准当作了宰相，不仅呈上的礼单喜人，还云山雾罩地将寇准吹捧得贤明无比，使之于晕晕然飘飘然之中一时难辨东西与南北了。这时的寇准，就像一艘鼓满风帆的船，仿佛不用摇橹便置身于中书衙门的东花厅了。他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把黄帛天书取回来，以便他这个皇上钦命的奉迎天书使随时即可向东京进发。但他毕竟是年过花甲之人，十九岁入仕为官，至今已近四十个春秋了。如今虽然他还是年轻时那种坦荡性格，但挫折与磨难，毕竟使他颇有城府了。故而，不管抬轿者怎样卖力地怂恿着他，他作为坐轿子的人，还是稳坐轿椅，没把心里想的表白出来。就在这当口上，值事官一声禀报：“知益州张咏张大人，已至府门求见寇大人。”寇准闻禀当即便号令一声：“两廊作乐，恭迎张大人！”随之，他掸衣正冠，速速地迎了出去。

张咏，字复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若论步入仕途，他比寇准还早四年；若论居位之显，他比寇准的少年得志，要逊色许多。但他们都是敢谏之臣，不怕遭贬不怕丢乌纱。因此，于有意或无意之间，他们往往是共持一议，彼此之间的关系，便比一般臣僚亲近一些，渐渐便成了朋友。真宗皇帝东封西祀那些年，寇准已被黜出外任，对朝廷中事不甚了了，虽不相信有什么天书，却亦未揭天书之伪。张咏就不同了。他当时是吏部侍郎，岂能保持沉默？自会因屡揭天书之伪而失宠。以致被罢免了御史中丞，便有了此后的二番赴蜀知益州。

张咏第一次出任成都府尹，那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先朝。那时王小波、李顺造



反，西蜀大乱，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协助襄王赵元侃荡平了李顺叛军。此次二番赴蜀，明是皇帝陛下赐以大藩，委以重任，暗则是不同道者不共谋，遭到了丁谓、王钦若的排挤。

今张咏知益州已达六年之久。寇准由知陕州到知永兴军，在外任上已度过了十几个春秋。昔日寇准知陕时，张咏经陕返乡，寇准将他视为上宾，招待甚周。送别时，寇准问张咏：“张公何以赐教？”

张咏闻问沉思良久方回道：“《霍光传》，不可不读也。”

于是，寇准便找来《霍光传》阅读。当他读到太史公评介大司马霍光“不学无术”时，不由讪笑道：“此乃张公喻我者也。”

此后，寇准再会张咏时问：“公何以如是论我？”

张咏吟吟笑曰：“公殿议庭争，百官不如也。但情之所至，自专而断，智识者不为也。何也？难能以史为鉴耳！”

张咏的意见，可谓至真至诚，一针见血。寇准如今想起来，似还有几分感动……

在婉约抒情的《迎宾曲》中，张咏被迎进了客厅。寒暄过后，寇准居然从侍女手间接过茶壶，非要亲自为张咏斟茶。

张咏起身阻止道：“寇公太客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您何必这样屈尊对待挚友？”

“我是由衷尊重张兄的人品。”寇准边为其斟茶边道，“这样的礼遇，在我这里，除了皇帝陛下，断无二者。”

张咏抱拳揖了揖：“受公如此礼遇，亦算我张某三生有幸了。倘若寇公位尊中书之时谦恭如是，怕就没有当初的外黜之厄了。”

“惭愧，惭愧！”寇准亦向张咏抱拳一揖，“圣哲有训：旁观者清，当事者暗。当初若能常向张兄讨教，亦许本官就不会众叛亲离，落荒出京了。”

“公言过矣！”张咏矫正寇准道，“公为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欲孚百僚之望，遂众人之心，实属不易。但公屡贬南土，极不可取，遭之芸芸非议，自在情理中也。”

寇准随之色变，但他还是违心地颌首表示了赞同。就内心而言，他对南国士子的偏见，至今如故；他至今仍认为南国学子不应位尊于中原之士之上。在他看来，南土只能作中原士子的助手，贡榜之状元，朝廷之宰相，“二府”六部之魁首，皆应是中原人。今闻张咏揭他的伤疤，驳他贬南土之非自是不悦，但又不愿与张咏庭辩，就赶紧改变话题问：“张公今来，是否又要锦衣还乡，途经此地？”

“非也！”张咏矢口否定道。他看到寇准一现即逝的不快神情，自知触动了寇准的脆弱神经，却故作不觉状。说道：“我张咏驰马千里，今日是专为寇公而来。”

“哦！”寇准一惊，心想：莫非此公亦听说了我将奉迎天书进京之事？便问道：“张公对我，一向关照备至。今又为我专程而至，不知有何要务赐教？”

张咏边端详寇准的面容，边道：“我闻皇上有旨于寇公，不知虚实否？”

寇准点点头：“实不相瞒，奉旨已有二十余日，而且亦到终南山勘察过了。但，本官是否奉旨迎天书进京，至今仍是举棋未定。公今远来，还望就此赐教！”

张咏摇首道：“赐教谈不上。但，既然专为此事而来，意见还是要提的。卑职以为，公对此事，可对以上中下三策。上策，公可不奉旨不应召，即于永兴揭发乾祐天书之诈，同时就地诛杀朱能。此策虽为天子不欲，却能保寇公平生正直之名。中策，公可奉旨至河阳称疾不前，于此揭发天书之伪诈，坚求外补，从此断绝再相之念，以保晚年之节也。最下之策，乃公奉天书进京，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闻言心头一格登，苦愀着面孔沉吟良久，方挺直腰身说：“我奉天书进京，乃众望所归。公却视为下策，何也？”

张咏饮口香茶道：“公之所奉，伪天书也。此举虽为陛下愉悦，却为黎民士子所不齿。公之平生之清名从此休矣。况且公之再相虽暂为皇上器重，却难为百官宾服。再者，今皇后贤明，已为事实证明，公再入中书为相，固守成规必不与中宫为伍，久而久之，其相位与正直之名，俱去矣！”

寇准闻言，良久无语。张咏接着道：“公言众望所归，实指汝之亲朋好友也。他们受汝黜贬之株连，今必盼公复相若渴。只有寇公复为宰辅，他们方能大树下乘凉——昭雪旧辱，再登高枝。”

寇准蹙额思虑再三，终于展眉说道：“多谢指教。我将舍宰相以保清名也！”

张咏嘴角哈哈发出一串爽朗开心的笑声，笑罢即起身告辞，径直返回了益州。

孰料，寇准刚送张咏离开永兴军府，其乘龙快婿王曙就到了寇准的军府行辕。

王曙，字晦叔，河南府人，举进士之后先迁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定海县，次为群牧判官，再迁太常卿判官；后坐举进士不实之罪，降为监庐州茶税。寇准为三司使时，王曙迁工部员外郎，龙图阁侍制、右谏议大夫、河北转运使，又坐部吏受贿之罪降知寿州。景德元年寇准为相，王曙擢为枢密直学士、勾当三班院、权知开封府。后寇准罢相黜外任，王曙及其一帮亲近弟子亦随之罢黜外任。因王曙是寇准的女婿，坐株尤甚——由开封府尹黜为知庆州。可谓一落千丈！

庆州，乃宋西北边陲一个小州，与党项族集中的银州比邻。今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已薨，其幼子李德明继为定难节度使。今李德明虽然屡屡上表称臣，却不肯以子弟入京为人质，其部下亦屡有寇宋边之举。王曙所知的庆州，可谓是李德明的口中餐，盘中食，党项人每有寇边，庆州则首当其冲。因此，王曙常有内迁之愿，怎奈朝中无人，甬说返回京城，即使欲调内地州郡，亦比登天还难。前些时



日，忽有信使东来，为其报得佳音：他的老泰山寇准已奉旨勘察终南山乾祐岭天书之真伪；若天书果降，寇准将作为钦差奉迎天书使，奉迎天书进京。

此佳音为之带来的欣喜与激动，不亚于乍见金榜题名。金榜题名标志着就此踏上仕途，而今之老泰山将为奉迎天书使，不仅意味着他即将离开庆州这一是非之地，还意味着他将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但，他于激动之中还杂有几分忧虑——他素知老泰山的秉性，若勘察天书有伪，则奉迎天书使一职必成泡影。在真宗朝，奉迎天书使可谓是宰相的代名词，设若老泰山当不上奉迎天书使，若欲再主中书，十有八九是竹篮打水……于是，他虽身在衙门，却早已无心于公干了——还不到巳时正牌，他便击鼓退堂，匆匆赶回后宅，同其夫人寇氏商量大计去了。

寇准膝下无子。老来得女，取名亚男，以表明其夫人所生千金与他人千金有异。但千金毕竟是千金，亚男终究还不是男儿。亚男既是千金之体，就难免要聘嫁，而聘嫁之女就难能担当养老送终的使命。有道是：皇帝的公主不愁嫁。寇准虽不是皇帝，要觅一门当户对的女婿，亦并非难事。但寇准及其妻宋氏却不求门当户对，他们要物色一位寒俊为乘龙快婿。于是，众里寻婿千百度，终于选中了河南府寒俊王曙。

王曙聘娶亚男之时，寇准官居三司使。三司使位同副枢密、副宰相，是朝廷中主管财政的要员。王曙背靠大树官运自然亨通，便由一个不起眼的监庐州茶税一跃进京做了工部员外郎。此后，伴着寇准入中书拜相，王曙更是平步青云，居然作了一般人可慕而不可得的开封府尹。然而，登之愈高，摔之愈重。寇准在以陈尧叟、王钦若为首的三十多位南国朝官的参劾下，险些锒铛入狱。亏得真宗帝、刘皇后追念他的澶渊之功，才法外开恩，将他黜贬外任。于是，树倒猢猻散——昔日网罗于寇准门下的弟子们亦多数被贬出了京师。王曙作为寇准的门婿，自在重谪之列……

王曙赶回后宅将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寇亚男，还将其中的利害关系添枝加叶地煽乎了一番，最后说道：“我和夫人能否脱离飞沙走石的庆州，完全取决于老泰山的一念抉择。他若勘实了天书，他就是钦差奉迎天书使；换言之，他返京以后就是当朝宰相。设若他认定终南山的天书为伪造，他就做不成奉迎天书使，他这个当年遭贬的宰相就复不了原职，他当不了宰相，我王曙这个坐株者，今生今世就休想返回汴京。”

寇亚男对于四季弥漫着黄沙的庆州，早已厌恶至极。但她自幼受三从四德的教化，为尽妇道妇德，不得不耐着性儿，伴夫于此生活多年。今忽闻夫君讲他们可以离开这鬼地方，自是高兴异常，又闻他们的去留取决于父亲能不能当上钦差奉迎天书使，就又觉这事儿悬乎了。父亲的秉性她是深知的。父亲一向不信天书，常为伪天书事愤愤不已。如今皇上要一个不信天书的人去勘验天书的真伪，